

COLD MOUNTAIN

Winner of the National Book Award

CHARLES FRAZIER

〔美〕查尔斯·弗雷泽 著

丁宇岚 译

冷山



非外借

中信出版集团

**COLD
MOUNTAIN**

〔美〕查尔斯·弗雷泽 著 丁宇岚 译

**CHARLES
FRAZIER**

冷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冷山 / (美) 查尔斯·弗雷泽著; 丁宇岚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8.8
书名原文: Cold Mountain
ISBN 978-7-5086-9067-4

I. ①冷… II. ①查… ②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22369 号

Cold Mountain by Charles Frazier
Copyright © 1997 by Charles Frazier
Copyright licensed by Grove/Atlantic, Inc.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ALL RIGHTS RESERVED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冷山

著 者: [美] 查尔斯·弗雷泽

译 者: 丁宇岚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15.375 字 数: 319 千字

版 本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8-4025 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9067-4

定 价: 5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大方
sight

献给凯瑟琳和安妮

很难相信，在宁静的森林和欢乐的田野之间，生命正在进行
无声而可怕的战争。

——《达尔文日记》（1839）

人问寒山道，寒山路不通。

——寒山¹

1 中国唐代诗人。美国“垮掉的一代”将其奉为偶像。——译注，下同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乌鸦的影子 | 1 |
| 她手掌下的泥土 | 26 |
| 绝望的颜色 | 69 |
| 动词，一切都使人疲于奔命 | 94 |
| 天赋，同其他事情一样 | 114 |
| 玫瑰灰 | 137 |
| 野兽般流浪、亡命天涯 | 152 |
| 源与根 | 182 |
| 像斗鸡一样生活 | 212 |
| 代替事实 | 247 |
| 忙碌起来 | 273 |
| 自由自在的野蛮人 | 300 |
| 新娘的床上流满鲜血 | 315 |
| 心满意足 | 342 |
| 对熊发过誓 | 366 |
| 徒劳而悲伤 | 378 |
| 冬天的黑色枝干 | 39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雪地上的足迹 | 416 |
| 脱离困境 | 433 |
| 乌鸦的鬼魂，舞蹈 | 464 |
| 后记：一八七四年十月 | 476 |
| 致谢 | 481 |

乌鸦的影子

迎着第一缕晨光，苍蝇开始嗡嗡地飞。英曼的双眼和脖子上长长的伤口吸引着它们，苍蝇翅膀的嗡鸣和腿脚的触碰催促他快点醒来，比一整院子的公鸡还厉害。医院病房里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他伸手赶走苍蝇，目光越过床脚，朝打开的三层悬窗外望去。通常，他能看见红色的土路、一棵橡树和一道低矮的砖墙。远处是一片田地，整齐的松林向西延伸至地平线。医院建在目之所及唯一的高地上，对于平原来说，这里视野已经很开阔了。然而现在天色尚早，还看不到什么景色，仿佛窗户也漆成灰蒙蒙的了。

要不是室内太昏暗，英曼本可以读书打发光阴，挨到早餐时间，手头在读的这本书颇能让他安神。但是，他昨晚难以成眠，为了读书入梦，已经点完了他的最后一根蜡烛，灯油太匮乏了，不能为了消遣，就耗尽医院有限的灯光。于是他起身穿好衣服，坐在靠背椅上，背对着阴郁房间里的病床和伤员。他又拍打着赶走苍蝇，向窗外一团雾气的黎明望去，等待外面的世界轮廓浮现。

窗户像一扇门一样高，他很多次想象穿过窗户他就能去另

一个世界。在医院的最初几个星期，他的脑袋几乎不能动弹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望着窗外，勾勒着记忆中家乡往日的绿色。那是他孩提时成长的地方。湿润的小河岸生长着水晶兰；秋天草地的一角爬满棕黑色的毛毛虫。山核桃的一根枝条斜伸向小路，他经常在黄昏时分攀上树丫，看父亲赶着牛群去往牲口棚。它们会从他脚下经过，然后他会闭上双眼，聆听它们蹄子哒哒的声音，踏着尘土渐渐远去，直到消失在纺织娘和青蛙的鸣叫中。显然，窗户只想把他的思绪拉回过去。这样也不错，他已经看清这个年代冷酷的铁面，心中无比震惊，所以他想象中的未来世界，也无非是重要的一切或者已被驱逐，或者心甘情愿地消逝。

他整个夏末都在望着窗外，天气闷热潮湿，日日夜夜窒息得好像透过抹布在呼吸，空气中的水汽让垫在身下的新床单也变得酸臭，他放在床边桌上的书本，一夜之间柔软的纸页上就能长起细小的黑蘑菇。英曼疑心观察这么久以后，灰色的窗户已经诉说完了所有的故事。可那天早晨，窗户却给了他一个惊喜，因为他想起一段失落的记忆。他坐在学校里，身边是一扇同样的高高的窗户，窗外是一片草场，低低的绿色波浪，延伸到绵延起伏的冷山尽头。那是九月的一天。学校的泥土操场后面是一片牧草地，草长到裤腰那么高，草尖正在变黄，是需要收割了。老师是个矮胖的男人，秃顶，脸色粉红。他只有一件破旧的黑外套和一双过大的旧长筒靴，靴尖已经翘起，鞋跟磨成了楔形。他站在教室前面，身体摇来晃去。清晨，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历史课，教高年级的学生古代英国的重大战役。

年轻的英曼走了一会儿神，从课桌底下拿出帽子，捏着帽檐，手腕一甩，帽子飞出窗外，遇到一阵向上的风，飘了起来。帽子被风刮着，越过操场，落在牧草地的边缘，成了一个黑点，仿佛一只乌鸦的影子栖息在那里。老师看见英曼的小动作，让他去把帽子捡回来，然后等着挨鞭子。他有条带钻孔的戒尺，喜欢用来打人。英曼不知道当时是怎么鬼迷心窍，他走出门口，帅气地把帽子扣在脑袋上，迈步向前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天色渐晓，透过窗户的光线变亮，回忆渐渐散去。英曼邻床的男人坐起身，一如每个清晨，拄起拐杖走到窗边，不停地往外吐痰，用力把肺里的淤积咳干净。他拿把梳子理了理头发，他的黑色直发留到颌下，绕着脖子剪得平齐。他撩起刘海的长发捋到耳后，戴上一副墨镜——虽然天色尚早，可他的眼睛经不起一点微光的刺激。随后，他还穿着睡衣就走到桌边，钻进了稿纸堆里。他沉默寡言，言谈常止于寥寥数语，英曼对他所知甚少，只晓得他名叫巴利斯，战前在查珀尔希尔上过学，曾经修习过希腊文。如今，他醒着的时间都在翻译一本厚厚的小书，把潦草难辨的古文译成谁都能读懂的直白语言。他驼着背坐在桌旁，脸离开书本只有几英寸，在椅子上局促地扭动身体，想让腿伸得舒服点。他的右脚在科尔德港被葡萄弹炸飞，残肢迟迟没有愈合，从脚踝开始一寸寸腐烂。现在他膝盖以下截了肢，闻起来一直都像陈年的火腿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房间里只有巴利斯笔尖的沙沙声和他翻书页

的声音。随后，其他人开始喧哗、咳嗽，有些人呻吟了起来。天终于亮了，涂了漆的木板墙的接缝历历在目，英曼的身体朝后仰，椅子前腿翘起，开始数天花板上的苍蝇。数了数一共六十三只。

英曼向窗外眺望，景色渐渐清晰起来，他首先看到的是橡树黝黑的树干，然后是斑驳的草坪，最后是红色的小路。他正在等着瞎子过来。英曼观察那个男人的行踪好几个星期了。现在他的身体康复了很多，获准可以自由行动，他便下定决心出去，走到货车边上跟瞎子说话，英曼猜想他已经被伤病困扰很久了。

英曼是在彼得斯堡郊外的战役中负的伤。离他最近的两位战友扯开他的衣服，看了看他的脖子，以为他要死了，于是沉痛地向他告别。他们说，我们将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重逢。不料，他竟然挺到了战地医院。医生们的态度也一样，把他归入垂死的一类，放在一张简易床上等死，但他侥幸没死成。两天后，战地医院床位紧缺，他们把他送到自己本州的常规医院。沉闷的火车一路南下。从混乱不堪的战地医院，到装满了伤员的货车车厢，他跟战友和医生一样，认为自己必死无疑。他只记得这趟旅行又闷又热，混杂着血腥味和屎臭味，许多伤员都在流脓血、拉肚子。他们只要有力气，就用枪托在木头车厢壁上砸出洞来，把脑袋探出火车吹风，仿佛装在板条箱里的家禽一样。

到了医院，医生们看了看他的伤势，也无计可施。他生死未卜。他们给了他一块灰色布头和一个小盆，让他自己清理伤口。刚开始几天，他稍微清醒一点就用布头擦拭自己的脖子，

直到盆里的水变成雄火鸡冠的颜色。但最主要的是伤口自己在做清理。伤口结痂之前，一连串吐出了好多东西：他被击中时穿的衬衫上的一枚衣领纽扣和一片羊毛领，一块二十五美分硬币大小的柔软的灰色金属，无法解释的是，还有一块看上去像桃核的东西。他把这块东西放在床头柜上研究了好几天。他一直没法弄清楚，它到底是不是从他身体里长出来的。他最终将其扔出窗外，但后来他总是做噩梦，梦见它生根发芽，就像杰克的魔豆¹一样变成某种怪物。

他的脖子终于打定主意要愈合了。起初几个星期，英曼既无法转动脑袋，也无法拿起书来读，只能每天躺着看那个瞎子。瞎子通常在破晓之后独自一人过来，他把货车推上小路，动作娴熟得就像明眼人似的。他在路对面一棵橡树下面摆好摊子，围一圈石头搭灶点火，用一口铁锅煮花生。他整天背靠砖墙坐在凳子上，贩卖花生和报纸给医院里康复到能走动的病人。没有人来买东西的时候，他就双手放在膝盖上，像个稻草人似的纹丝不动。

那个夏天，英曼眼中的世界就是一幅用窗框装裱起来的绘画。漫长的光阴过去了，景色虽然时有变化，但不外乎总是一条路、一堵墙、一辆货车和一位盲人。英曼有时会在心里慢慢地数着，看要花多少时间，景色才会有一点重要的变化。他给这个游戏制定了规则，飞过一只鸟并不算数，有人走过小路就算，天气的变化也算……太阳出来、下一场新雨都算，但云朵

1 传统童话故事里，小男孩杰克的有魔力的豌豆一直长上了天空。

飘过投下影子不算。有几天，他一直数到几千都没什么算数的变化。他相信这个画面永远不会从脑海中消失——墙、瞎子、树、货车、路——无论他能活多久都不会消失。他想象自己是个正在思考这些的老头。画面中景物的碎片拼凑在一起，也许表达了某种意义，但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，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。

英曼的早餐是燕麦粥和黄油，他边吃边看着窗外，过了一会，他看见瞎子步履艰难地沿着小路推车而来，货车的重量使他弯下了腰，车轮底下扬起两股尘土。瞎子生起火、煮上花生，英曼把盘子放在窗台上，然后走出门去，像个老头一样蹒跚着穿过草坪走到小路上。

瞎子的肩膀很宽，臀部敦实，他的马裤用一根皮带在腰间扎紧，跟磨剃刀的皮带一样宽。烈日炎炎，他却戴着帽子，浓密的灰发剪得乱糟糟的，发质粗糙，就像刷子上的鬃毛。他低头坐着，仿佛在苦思冥想。英曼走到他跟前，他便抬起头来，好像真能看见他似的。他的眼皮布满皱纹，凹陷进本来是眼球的地方，就跟皮鞋面一样死气沉沉。

英曼没有寒暄一下，张口就问，是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的？

瞎子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，他说，没有人。我生来就没有眼睛。

英曼吃了一惊，他在想象中认定，瞎子一定是在某些血腥而绝望的争端、或者惨绝人寰的兽行中被挖掉了双眼。他最近目睹的一切罪恶行径都是人类的双手所为，因此他几乎忘记了还有其他不幸的情况。

——你为什么生来没有眼睛？英曼问道。

——我就是生来如此。

——好吧，英曼说，你可真是坦然，大部分人都会一辈子抱怨自己命不好。

瞎子说，假如我看见了世界的模样，然后再失去，那岂不是更加不幸？

——也许吧，英曼说，那假如现在给你十分钟，让你长出眼球，你会拿什么来换？我猜会是很大的代价。

瞎子思考了很久。他的嘴角蠕动了一下。他说，我连印第安头像的一美分都不会付。我怕自己会因此满肚子怨恨。

——我就遭罪了，英曼说，有太多东西，我希望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。

——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说的是十分钟。我说的是得到某件东西，然后失去它。

瞎子把一张报纸卷成圆筒，拿一把漏勺伸进锅里，捞出一些潮湿的花生装进纸筒。他把花生递给英曼，来吧，举个例子，告诉我哪件事情让你希望自己看不见。

从何说起呢？英曼寻思着。莫尔文希尔，夏普斯堡，彼得斯堡……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是惨不忍睹的绝佳例子。然而，弗雷德里克斯堡战役那天的景象尤其挥之不去。于是，他背靠橡树坐了下来，剥开湿漉漉的花生壳，用拇指把花生送进嘴里，开始给瞎子讲他的故事。一天清晨浓雾散去，浩浩荡荡的军队爬上山坡，朝一座石墙、一条凹陷的小路行军而来。英曼所在的军团奉命支援已经守在墙后的军队，迅速在玛莉高地

顶部的白房子前排开队形。李将军¹、朗斯特里特和插着羽毛的斯图尔特站在门廊前面的草地上，一边交谈，一边轮流用望远镜观察河对岸。朗斯特里特肩头裹着灰色羊毛披风，他跟另外两个人站在一起时，看起来活像个粗壮的猪贩子。不过，以英曼对李将军的思维方式的了解，他情愿在朗斯特里特手下打仗。尽管朗斯特里特看上去迟钝，但他有审时度势的头脑，常能让战士盘踞有利地形，以相对安全的阵势大开杀戒。当天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战役，李将军对战术颇不以为然，而朗斯特里特喜欢这么打仗。

英曼所在的军团整好队形后，便冲下山顶，进入联邦军猛烈的火力范围之内。他们中途停下来扫射一阵，然后跑进石墙后面的凹路。半路上，一颗子弹紧贴着英曼的手腕飞过，感觉就像被猫舌头舔了一下，但他没有大碍，只是擦破了一点皮。

他们跑到路上，英曼感到这里的地形很理想。先遣部队已经沿着结实的石墙挖了条战壕，即便舒服地站直身子，人也在石墙的遮蔽下。联邦军想冲到石墙那里，就得穿过一大片空旷地带往山上爬。这地方令人称心如意，一名士兵跳上墙头大喊：你们都在犯错误。你们听见了吗？一个可怕的错误！子弹在他的身旁呼啸而过，他跳回墙后的战壕里，跳起了吉格舞。

那天很冷，路上的泥泞冻得快要结冰了。有些士兵还赤着脚。许多人的军装是自家做的，用植物染得色彩黯淡。联邦军

1 罗伯特·爱德华·李（1807—1870），美国军事家，南北战争中，他是美国南方联盟的总司令。

在他们面前的战场上列队，全套装备都是簇新的，工厂生产的军装、皮靴崭新锃亮。联邦军冲锋时，墙后的战士停了火，大声奚落他们，有人喊道：靠近一点，我想要他们的靴子！他们等待联邦军冲到二十步远的时候，才开枪把他们击倒。射击的距离实在太近，有人说他们只有纸管子弹真是太遗憾了，假如有散装的火药、弹头和药垫，他们就能每颗子弹少装一些，这样可以节省火药。

英曼蹲下装子弹的时候，耳中满是枪声，还有子弹射进身体的声音。他身边有个士兵，不知道是太兴奋，还是太疲惫，忘记把枪管里的推弹杆取出来。他一枪把推弹杆打飞，刺进了一名联邦军士兵的胸膛。那人朝后倒下，推弹杆插在身上，随着最后的呼吸起伏，仿佛被一支没有羽毛的箭射中。

一整天，每次都有成千上万名联邦军士兵向石墙挺进，冲上山头被枪射倒。战场上散布着三四座砖头房子，一段时间之后，就有大批联邦军躲在房子后面，仿佛太阳升起时在房子背面投下的长长的蓝色阴影。他们时不时被自己部队的骑兵从屋后赶出来，那些骑兵用刺刀的侧面抽打他们，仿佛教师在责打逃课的学生。然后他们缩紧肩膀朝石墙冲过去，这种姿势在旁观者眼里，就好像一群人在倾盆大雨中奔跑。他们痛击敌人的乐趣已经消失，联邦军还是不断冲上来。敌人愚蠢得一心要送死，英曼开始憎恨他们。

那次战役就好像一场梦。无数强大的敌兵列队冲上来，你如此弱不禁风，可他们却一个接一个倒下去，直到溃不成军。英曼不停地开火，直到右臂反复拉推弹杆而疲惫，下巴连续咬